

宗 风

跨过那道坎

文 | 王语晨

眼前是近乎垂直的峭壁，脚下是一道勉强能站住的窄缝，对岸则显得可望而不可即。我真的过得去吗？我在心底问自己。

周六，我们随张老师与卢作家去观赏“风草”。“风草”二字被镌刻在山间的石壁上，只有爬山才能到达。还未真正开始爬山，仅仅是行了几段略陡的上坡路，我便已有些气喘吁吁。因从小身体较弱，即便是清明时节，我也很少去爬山祭祖。因此，这次的采风活动于我而言新奇又富有挑战。

山里的空气很清新。正值清晨，绿叶裹着淡淡雾气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。脚下是零落的竹叶，不时混杂着宝塔似的松果，或淡棕或浅绿的一大片，铺满了山路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

起初，我仅仅挑一些干净的石头来借力，同时尽量避免碰到石上的大片青苔。走过的山路已渐渐过半，正当我以为前面走过的凹凸不平的路段已经足够难走时，一道坎横在了我们面前。

我能过去吗？相距一米多的对岸，落脚点仅是一条不到10厘米的狭窄石缝，连在上面站稳都显得尤为困难。下方三米处是参差的石块，仿佛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眼见身旁的同学大半都过去了，在卢作家的鼓励下，我心一横：老师敢带我们来这种地方采风，总

不能让我出事的吧。于是我试探性地从石块上慢慢滑下，将一只脚踩在窄缝上，另一条腿探向对岸，两只手死死扒住身旁的石块。身后的卢作家紧紧攥住我的书包，对面的朋友也朝我伸出了手。“放手一搏，先试了再说！”我心里想着，脚下猛一发力，耳侧便有风声传来。那一刻，世界似乎被调成了静音，我仅能听见胸腔内心脏的狂跳与周遭飞虫掠过耳畔的振翅声。再一睁眼时，我已抱住了对岸披着绿衣的树，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树皮的微糙与树藓的绵软，心中却是无比安心。这次采风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已不再抗拒触碰这类事物。

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”历经艰险，我们终于得以一睹“风草”真容。有风拂过，轻压石壁周围的绿草，“风草”二字更显苍劲有力。我不知这“风草”的作者是如何克服困难，战胜此处的乡绅官员的，但我确信，那阵曾拂过他袖间的清风，仍会越过片片野草，徐徐地吹下去。那是勇锐正义之风，亦是不畏艰险之风。

待回过头再看时，那道坎仍是那么深，那么险，可我已然成功。杨庄政战胜了恶势力官员，在此处刻下“风草”二字；而我战胜了自己，在此处将“风草”刻入心间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1班学生)

漫行风草山

文 | 岑思思

今天，我们满怀期待地踏上了“采风”之旅。由于昨晚刚下过雨，天色显得有些阴沉。起初，狭窄的山路还算平缓，可越往上走，道路越发崎岖——有些路段甚至称不上是路，只是被杂草掩盖、凹凸不平的小道，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。遇到陡峭处，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，在湿滑的岩石间仔细寻找着力点，同伴们相互提醒、彼此鼓励，不时伸手拉一把。在这段艰难的攀登中，团队的力量显得尤为珍贵。

行至距山顶尚有一段距离时，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。当看到岩石上镌刻的“风草”二字，所有人都不禁驻足——这两个大字笔力遒劲，凝视着石刻，再环顾四周壮丽的山景，我内心感慨万千：那历经岁月打磨的字迹依旧清晰，仿佛一位沉默的长者，静静见证着时光的流转。而我们，在这短暂的驻足中，竟与这古老的石刻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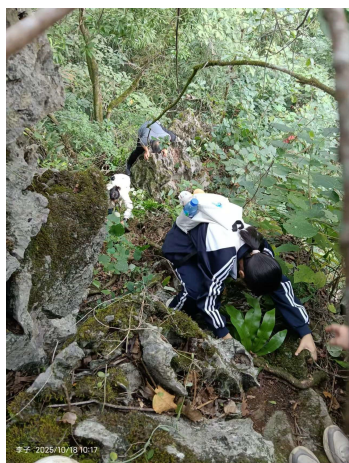
稍作休整后，我们继续向顶峰进发。前方的路径愈发模糊，在密林中骤然岔开数条小径，陡坡处深不见底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失足滑落。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犹豫与恐惧，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慢。但在老师的鼓励与带领下，我们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，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。借着彼此的搀扶与拖拽，一行人最终全部安全登顶。坐在山顶的平地上，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此行的感受：有人说：“以前爬的都是开发好的景区，第一次体验这种野山攀爬，虽然惊险但特别有成就

感。”有人感慨：“这一路的艰难让我真正懂得了‘坚持’二字的分量。”

下山时我们选择了另一座山峰的路线。常言道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陡峭湿滑的斜坡让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但此时的我们已多了份从容与默契。大家侧着身子缓缓下行，时而借助树干缓冲，时而相互提醒落脚点，终于平安抵达山脚。

趟“采风”之旅虽充满艰辛，却让我们收获了比风景更珍贵的感悟。它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的雄奇壮美，更教会我们如何在困境中携手前行。当夕阳西下时，回望云雾缭绕的山峦，“风草”二字仿佛化作了一种精神印记，深深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——那是对勇气的礼赞，更是对成长的见证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7班学生)



旅 行

乡愁，在路上

文 | 罗班勤

我带着每个南方人都想要去北方看雪的情结，踏上了这片黑土地。火车驶出柳州站时，暮色正漫过连绵的喀斯特峰丛。透过双层玻璃，那些青灰色的石山像被水墨晕染过，峰顶缠着半透明的云絮，山脚下的稻田还留着晚稻收割后的浅黄茬口，偶尔有穿蓝布衫的农人扛着锄头走过田埂，身影在暮色里缩成小小的黑点。车窗上凝着细密的水汽，用指尖轻轻一划，就能看见铁轨旁的甘蔗林——叶片上还挂着午后的雨珠，风一吹，水珠便顺着叶缘滚落，在铁轨上砸出细碎的水花。

心情如黏腻的不舍，恰似车厢内弥漫的螺蛳粉余味。邻座的阿婆用壮语轻声叮嘱孙子多添一件外套，方言里的尾音带着软糯的暖意，让我忆起清晨街头购置的卷筒粉，酸笋的鲜香与花生碎的酥脆仍在舌尖萦绕。火车途经桂林时，漓江在夜色中闪烁着微光，渔火宛如散落在水面的星星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觉，这趟旅程的起点，是被水汽泡软的温柔。

次日清晨，我被阳光晃醒，抬眼望去，窗外的景色已然焕然一新。喀斯特地貌的奇峰不见了踪影，“奇特”与“奇峰”语义重复，应删去“奇特的”，展现在眼前的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。微风拂过，麦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，泛起层层波浪；远处的村庄整齐排列，宛如一个个规整的方块，红瓦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。

当火车驶过黄河大桥时，只见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，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。河面上的货轮仿佛静止的剪影，唯有烟囱中冒出的袅袅青烟，在微风中缓缓飘动。心情也随之变得豁然开朗，昨夜的黏腻之感渐渐消散，宛如车窗上的水汽被阳光蒸发殆尽。我将胳膊肘支在窗沿，望着路边的白杨树列队般向后奔去。树叶已然泛黄，风一吹，便有几片飘落，打着旋儿飘进铁轨旁的沟渠。这景象让我陡然忘却了离别时的不舍和怅惘。

火车刚驶进通化站的站台，夜色就像厚重的绒布，把整个世界裹得严实。我捏着从家里带来的短袖，胳膊还残留着南方夏夜湿热的黏腻感——出发前，我还在夜市里啃着冰镇芒果，晚风里满是糖水的甜香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同样是七月，跨过三千公里，竟会撞上这样一场“冷”。车门开启的

瞬间，寒气没给我半分缓冲的机会，“呼”地涌进车厢，像突然泼来一盆冰水。这冷太奇怪了，没有南方梅雨季的湿冷缠人，是干干脆脆的凉，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，裸露的小臂瞬间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，连哈出的气都成了淡淡的白雾。我赶紧把短袖往身上裹，手指触到布料时，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凉得发僵，心里满是震撼：原来夏季也能有这样的冷，完全推翻了我二十多年对“夏天”的所有认知。

缩着脖子往出站口走，水泥站台的凉透过鞋底往上渗，连脚步都变得有些发沉。还没走到车站口，远远就看见一片晃动的红光——不是南方车站暖黄的路灯，是一束束从车后透出的红灯，在黑夜亮得扎眼，像撒在夜色里的火星子。紧接着，一阵喧闹声顺着风飘过来，打破了夜的宁静，不是南方出站口细碎的交谈声，是带着北方口音的吆喝，粗犷又响亮：“哎！去哪儿啊？”“上车呗！车里暖和！”越走近，声音越清晰，红光也越亮。直到站在车站口，才看清那红光来自一排出租车的尾灯，司机们穿着短袖，凑在灯影里来回走动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像一场突然开演的戏。我站在原地，攥紧了背包带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莫名地慌了——在南方，出站时总是慢悠悠的，路灯昏黄，大家轻声说着话，哪有这样满是红光、满是吆喝的场景？这突如其来的热闹，配上刺骨的凉，让我彻底懵了，连呼吸都慢了半拍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，和我想象中的出站画面，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刚在通化安顿好，我就拉着妈妈和弟弟去街上逛。路边的店铺挂着东北风格的招牌，橱窗里摆着厚实的外套，明明是七月，却有人穿着长袖，风一吹过，还带着几分凉意——这和家乡满街的短袖、空气中飘着的水果甜香截然不同。可我却下意识地盯着路边的绿植看，试图从叶片的纹路里找到家乡榕树的影子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“你看这树，和咱们那儿的也差不多嘛！”

“前面那家卖粉的，说不定味道和老友粉也差不多。”

我刻意忽略街头东北口音的吆喝，忽略空气里干冷的气息，一门心思要让自己认同“这里就是家乡”。可走着走着，妈妈指着路边的烤冷面摊说：“咱们那儿可没有这个，”弟弟吵着要喝冻梨汁，

我才猛然回过神——那些刻意的自我说服，不过是对家乡的眷恋在作祟。原来从踏上通化土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一直在寻找家乡的影子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归属感，早已深深烙在心里，不是一句“这里是家乡”就能轻易掩盖我的思乡情怀的。

开学那天，报完名后妈妈和弟弟陪着我逛校园。校门口到宿舍的路比想象中长得多，校园大得像一座小城池，路边的白杨树直挺挺地立着，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。起初我还兴奋地指着教学楼跟妈妈说：“这楼好漂亮”，拉着弟弟看操场边的篮球场，可走着走着，脚步却莫名沉重起来，像灌了铅似的，连说话的力气都少了几分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，可我却没心思欣赏。妈妈还在一旁叮嘱：“在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弟弟蹦蹦跳跳地说着：“姐，下次我来跟你一起打球。”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。我不明白这份沉重从何而来，是因为校园太大显得陌生，还是因为知道妈妈和弟弟很快就要离开？直到走到宿舍，看着妈妈帮我整理行李的身影，我才隐约察觉，这份沉重，或许是离别前的预兆。我原本想送妈妈和弟弟到校门口，路上妈妈絮絮叨叨说着要照顾好自己，多穿衣服，努力学习，可我一点也听不进去。到了学校的校医室门口，我就挥手说：“我就送到这里了”，急忙转过头。原以为自己足够坚强，然而眼眶的灼热与泪水的执拗，都在诉说着不舍。匆匆作别后，我只敢在她们走远之后，回头凝望她们离去的背影。

我想起之前在通化街上，还劝慰自己“这里就是家乡”，那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。可此刻，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思乡之情，像黄河水一样汹涌而来，带着泥沙的浑浊，声势浩大得让人无法阻挡。

直至今今，我依旧会凝视着那轮明月，月仍是家乡月，人却是他乡人。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，听倦了独属于夏天的夜间蝉鸣交响曲，却读懂了那句“为何我的眼里常含眼泪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”字里行间的乡愁。

(作者为《漫步》第十六届成员)

作文素材

“行之苟有恒，久久自芬芳”出自东汉崔瑗的《座右铭》，该文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“座右铭”命名的传世佳作。全文仅百字，但以工整的对称句式凝练出为人处世的智慧，其中的“行之苟有恒，久久自芬芳”一句，更是道破成事之要，强调做事若能坚守初心、持之以恒，终会收获美好成果。

“行之苟有恒”的前提是志向的明确与坚定，志向坚定的前提是内心能够摒除杂念、保持专注，“行之苟有恒”强调行动的坚守与韧性。“久久自芬芳”是恒久行动之后，生命的沉淀与境界的开拓，这是一种由内而外，厚积薄发的生命状态。（摘自《学习报》公众号，作者姜家君）